

新加坡華人游移變異的我群觀
語群、國家社群與族群



李威宜\著

清華人類學叢刊一

新加坡華人移民社會的社群與

語言、國

新加坡，是怎樣的一

人？他們，為什麼又是什麼人？新加坡在 19 世紀之前，本是一個 200 人不到的小漁村。隨著英國殖民的開始，引進大量的移民，從 1836 年以後，華人就超過馬來人，成為新加坡人口的多數地位。雖然華人佔多數，但是，它並不是一個同質性的社群；在華人當中，又可區分成福建人、廣東人、潮州人、客家人與海南人等方言群，以及一批受英文教育的華人社群。一直到 1965 年新加坡獨立，我群觀脫離對原先母國依附，開始建構一個多種族、多語群的「單一民族國家」，並開始積極打造新的社會基礎與社會網絡。80 年代以後，新加坡面對新生世代的西化與全球化趨勢，開始操弄族群符號作為國家文化建構的基礎。

ISBN 957-8221-16-9



9 789578 221161

唐山出版社

新加坡華人游移變異的我群觀

語群、國家社群與族群

李威宜 著

新加坡華人游移變異的我群觀：語群、國家社群與族群

李威宜作---初版---台北市

：唐山民88

面： 公分---(清華人類學叢刊：1)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8221-16-9 (平裝)

1.華僑—新加坡

577.237

88017489

清華人類學叢刊一

書名：新加坡華人游移變異的我群觀：

語群、國家社群與族群

作者：李威宜

編輯：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編輯顧問：李亦園

編輯委員：王秋桂、林淑蓉、莊英章、陳祥水、潘英海、
蔣斌、臧振華、魏捷茲、陳隆昊

出版發行：唐山出版社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三三三巷九號地下樓

電話：(02) 23633072 傳真：(02) 23639735

郵政劃撥：0587838-5 唐山出版社帳戶

E-mail：tonsan@ms37.hinet.net

印刷：國順印刷公司 電話：(02) 29677226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八年（1999）十二月初版

定價：250元

版權所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832 號

發刊弁言

清華大學於一九八四年創立人文社會學院，越三年，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成立，分社會學組與人類學組兩單位。清華人類學的教學從一開始就很重視田野調查工作的訓練，視為培育專業人類學研究者的基礎工作，所以從一九八七年成立以來都盡量鼓勵學生多從事實地的田野研究，而學位論文更是要求要有田野調查資料為基礎，期間雖因不同學科的影響，出現若干例外，但長久的發展，以田野工作為學科專業的特色，終於成為清華人類學的傳統，不僅研究生如此，教師們在寒暑假裡也努力帶同學生或自己親身從事長期間的田野調查。因此，經過十多年來的累積，已有不少田野工作報告與論文出現，成為清華人類學研究的重要資產。

一九九六年清華人類學奉准成立博士班，這是台灣的第一個設有博士學位的人類學教學機構。一九九八年，人類學又奉准單獨設立研究所，距一九八七年成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已有十一年之久。人類學研究所成立後的第一任所長是莊英章教授。莊先生是田野工作的力行者，三十年來在台灣農村從事長久深入的實地調查，近年來並擴展其視野，從事閩台社會文化的比較研究，編集出版很多極為寶貴的第一手資料成

書，深為華人人類界同仁所讚許。莊先生自擔任所長以來，一方面建立制度、擴增課程領域，另一方面也重新檢視前此師生共同累積之田野資料，覺得應該選擇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作品予以刊行，以提供同仁及社會大眾的參考，同時也藉以彰顯師生們的共同努力。所以莊先生就出面與前台大人類學系的系友陳隆昊兄接洽，希望他主持的唐山出版社能代為刊行成為一系列的叢刊。唐山出版社向來以出版社會科學專業書籍而著名，陳隆昊兄自己是人類學專業出身，所以願意挺身而出玉成此事，於是共同商定以「清華人類學叢刊」為這一系列書刊的總名，初步議定初期出版暫以不空期為原則，但期望每年最少有兩本至四本的刊出，將來如較為成形，再設法發展成為較定期以至於具國際性的刊物。

「清華人類學叢刊」刊載的作品雖說以田野研究資料為目標，但是也不是完全粗放的初步資料而已，實際上大半都是經過採集者整理、分析並進而反思、解讀、重整的研究論著，同時表現了採集者的田野調查技巧以及理論訓練的背景。我們希望藉這一叢刊的出版，能傳達清華人類學研究所的同仁在這段期間內所經營的學術傳統，以及許許多多田野工作者在偏遠與僻靜地區時對不同文化所作反思的心路歷程。

李亦園 1999年11月12日

摘要

新加坡，是怎樣的一個國度？在那裡的人，是什麼人？他們，為什麼又是什麼人？新加坡在 19 世紀之前，本是一個 200 人不到的小漁村。隨著英國殖民的開始，引進大量的移民，從 1836 年以後，華人就超過馬來人，成為新加坡人口的多數地位。雖然華人佔多數，但是，它並不是一個同質性的社群；在華人當中，又可區分成福建人、廣東人、潮州人、客家人與海南人等方言群，以及一批受英文教育的華人社群。一直到 1965 年新加坡獨立，族群觀脫離對原先母國依附，開始建構一個多種族、多語群的「單一民族國家」，並開始積極打造新的社會基礎與社會網絡。80 年代以後，新加坡面對新生世代的西化與全球化趨勢，開始操弄族群符號作為國家文化建構的基礎。

論文採取人類學族群論述的研究取向，根據新加坡的歷史發展，提出一條以「語群」、「國家社群」、「族群」為論述主體的觀看軸線。一方面，從宏觀歷史的文化政治脈絡，探究新加坡的社群結構，如何建立邊界、構築網絡、實踐與再現；另一方面，從微觀調查的民族誌素材，理解社群組織的運作，以及存在其中的個體的生命歷程。

從新加坡游移變異的族群現象，我們可以發現

「政治權力」與「文化象徵」對於「社群邊界」的影響。首先，在殖民時代，英國殖民權力與中國母國權力兩種政治權力，對於方言群、語群與華人社群邊界產生重要的作用；而墳山與總墳等等文化象徵，則提供方言社群網絡實踐運作的基礎。其次，建國以後，新加坡的國家權力，開始強力建構新的國族認同，一個新的我群邊界被建構；同時，在國家霸權的優勢下，既存社群邊界遭到關鍵的影響。八〇年代以後，我們看到新加坡政府透過國家機器，企圖由上而下建構「在地化」的文化社群邊界，以族群符號為媒介，充份動員運用族群符號的情感資源；另一方面，我們亦從微觀素材理解，在新加坡華人社會底層，有截然不同的人群網絡模式運用既有的文化象徵，創造一個新的華人文化社群與文化秩序。從歷史的文化政治脈絡解讀，新加坡的社群聯帶與我群意識，就是在政治權力與文化象徵兩種不同因素交互作用下，而交織形成新加坡特殊複雜的族群現象。

論文研究的意義，是希望透過族群論述的觀點，解讀新加坡複雜的族群現象；藉由爬梳整理的過程，重新書寫新加坡族群變遷的文本。藉此，澄清族群現象背後游移變異的本質，從而提供從「是什麼人」反思「人是什麼」的哲思素材。

**關鍵字：族群現象；社群邊界；文化象徵；我群本質
政治權力**

致 謝 詞

碩士論文田野調查的進行，承蒙「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與「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提供研究經費，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提供訪問學員的協助，特此致謝。論文完成後，承蒙「王崧興先生紀念基金論文獎助」之肯定，一併致意。

謝謝每一位曾經幫助我完成論文的師長與朋友：是指導教授莊英章老師的大力提拔，才使我有機會進行新加坡研究，並給於充分的自主空間，讓我能盡情揮灑而不受限，這是難得的；潘英海老師浮影似的提綱切領，卻招招打通經脈，受益頗深；芳玲、國賓和我的論文討論小組，半年來定期的互動對話，思維頻繁碰撞，更是相融互長；李丁讚老師治學的人本精神，深入我心，影響無形；新加坡南大中華語言文化中心的曾玲博士，對田野現象紮實掌握與經驗分享，是我在新加坡期間的良師益友；林淑蓉老師總在適當時機，直率提供學術經驗的見解，微笑感激；何翠萍老師有條理的釐清我田野研究的方向，以及充滿能量的勉勵，真實感謝；宗弘偶而的碰撞對話，卻意外引領我將現象概念化，同學受用；論文口試委員麥留芳老師與童元昭老師的諸多中肯建議，以及蔣斌老師的觀點，都是自己繼續努力的思考方向；木蘭在我

快要喪失前往新加坡冒險鬥志時，真誠鼓勵，才使我有機會受到魏捷茲老師狠很的激將法與經驗訴說，始做了關鍵的決定，是不該忘記的；其他還有大展、撒娜、馨蘭、怡萍、佩如、淑鈴、淑芬、美玲……多謝你們讓我得以發表見解，是我可以用嘴巴思考的對話伙伴；而新加坡眾多的報導人與朋友，無能細述，但你們才是我論文幕後的真正首腦！

論文之外，啟發更深的，是思維的啓蒙，從斷裂、解構、建構到整合，生命認識的起承轉合，讓我逐漸累積可能的自信，這是社會人文知識所教誨的能量；不過能量的啓動，卻來自水木清華生命交會的朋友，知識才得以變成智慧。馨蘭、弘任與芳玲的相知、相會、相重與相惜，是我心靈交流的至性對象；大展、信聰耐磨而溫情的頑性，是我最敢放肆和耍賴的兄弟；國賓、淑芬與光光的生活默契，是我最輕鬆喜愛的伙伴；綠茵、蔡 Bird、慧群、麗雲、謝小芩老師、宗弘、阿倫、阿猴，你們不同的生命展現，是我蠻欣賞的朋友；木蘭的均衡生活、韻惠的聰明犀利動人、瑋瑋的細緻執著、Tenz 的電腦技術，你們是我難忘的同班同學；助理時代的谷達、紀駿傑老師、阿慧、琇雅與志卿，你們則是我難捨之交；撒娜深情美麗、孟真靈性聰慧、佩如天真豁達、佳誼自信聰穎、高傑斯文而動力十足、馭中烏龍卻又博聞、瑛蔓的零嘴、蕭的咖啡、玉萃的辣、宋的喜餅，痞子和小生、小珠小

樹及金蓉、婉琪宜剛雅淳跟文源，還有諸多無法細述的社人所伙伴，是你們不斷觸動我在清華四年的人生能量，謝謝你們。而獅城半年認識的朋友，曾玲博士一家、莊欽永先生、杜琳、月蓮、美蓮、張秀基全家、曉梅、熊博士、美麗、桂華，還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人，謝謝你們豐富我另外一種生命歷程。此外，總總我一時疏忽的朋友，改天罰酒致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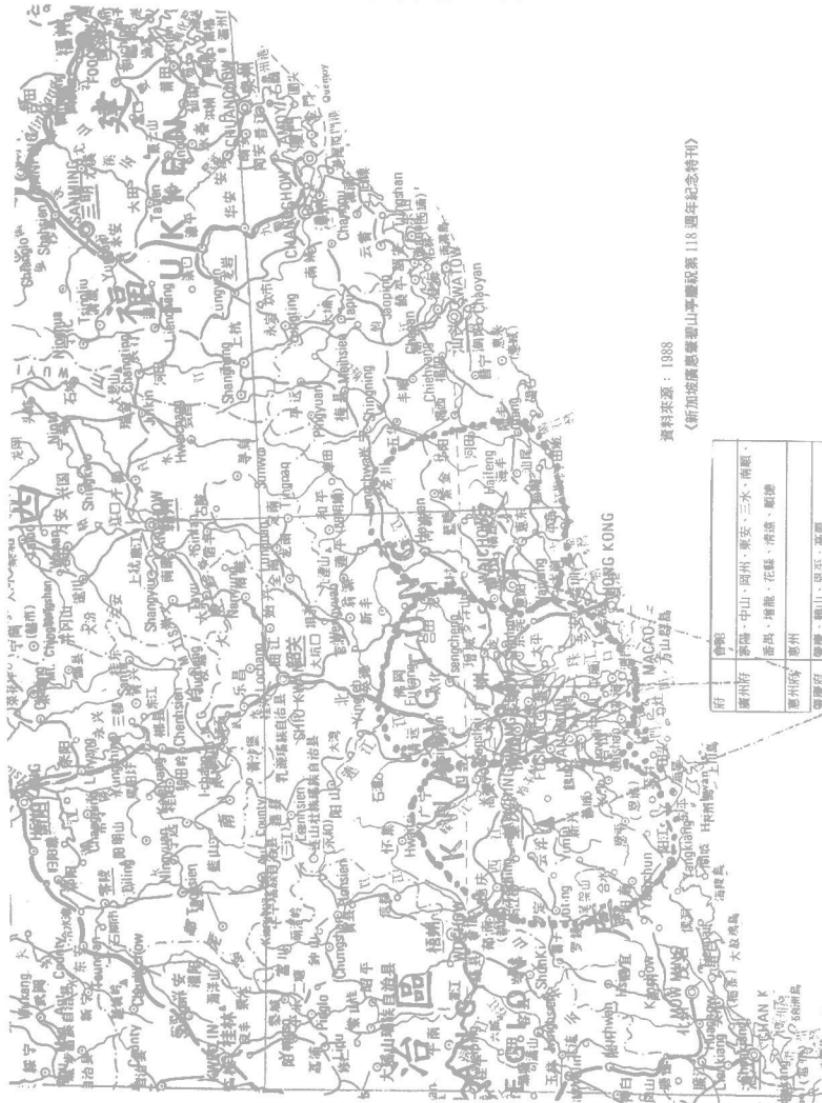
論文算是生命的告一段落，我無法不感懷爸媽的全心支持與兩位姊姊的全面認同，讓我得以擁有完全自由的發展空間，生命可以獨厚這麼一段感動又滿載的學習歷程，我愛你們。風城歲月的蛻變，夠值得了，期許自己，承著此風，可以更勇敢面對新的感情、生活與社會實踐。

圖一：新加坡的地理位置

6世紀初頭の主要海上交通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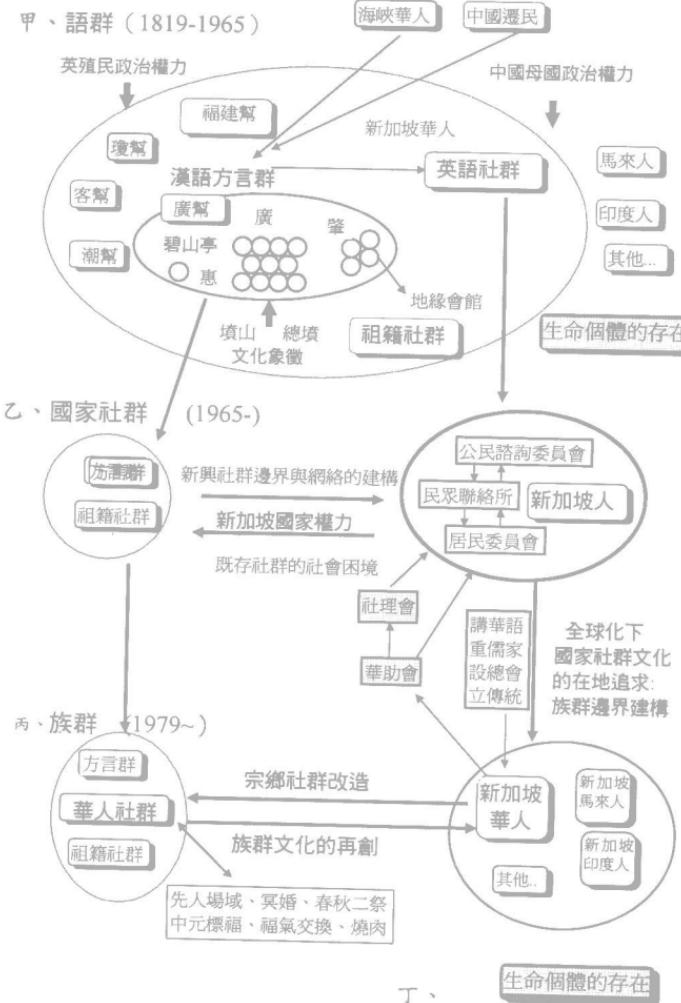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1991]《東方諸國記》，大航海時代圖書 第1期 第5卷，東京：株式會社岩波書店

圖二：廣東祖籍地地圖



資料來源：1988《新加坡產業調查》(新嘉坡統計處編印)118週年紀念特刊

論文架構參考圖



論文架構參考圖的說明

甲. 語群（從 1819 年到 1965 年的主要人群分類概念）

- 漢族方言群：從新加坡開埠到二十世紀中葉，新加坡華人的區分以方言認同為人群分類的原則。包括講粵語的「廣幫」，講福建話的「福建幫」，講客家話的「客幫」，講潮州話的「潮幫」，講海南話的「瓊幫」。易言之，人群的分類是以漢語方言群為主要。
- 祖籍社群：漢語方言群的結構，事實上是以「祖籍地」的人群分類為基礎。一般而言，人群分類的最基礎單位是以縣級地緣關係為主。例如三水縣的移民共同組成「三水會館」，中山縣移民組成「中山會館」。單單廣東省一地，在新加坡就組成十六個以縣為主的會館組織。在縣級會館之上，形成更大的「府級認同」。廣幫之形成，便是由廣東省「廣」、「惠」、「肇」三府為核心所形成的碧山亭墳山機構。
- 文化認同：祖籍認同的形成，是以祖先崇拜的文化認同為人群凝聚的象徵意涵。移民透過會館的「墳山」、「總墳」的文化象徵，得以將自己扣連在一個更大的族群，而得以享有死後同一祖籍「子孫祭拜」的香火。藉由祖籍認同，得以轉化

移民死後形成孤魂野鬼的文化恐懼。

- 語群認同：由於華人移民時間的先後，人群區分又分成較早來到新加坡的「海峽華人」，以及爾後才移入的「中國遷民」。而此一語群認同，事實上，又受到英國殖民政治權力的運作所影響，在殖民政府的主導下，華人上層菁英易於認同英語教育與文化，而逐漸誕生一批新的「華人英語社群」。另一方面，一直到二十世紀中葉，中國母國的政治權力（包括大清帝國與中華民國）對新加坡華人的族群認同，仍然具有高度的影響力，華人仍然帶有落葉歸根的想法。
- 種族認同：新加坡除了華人之外，馬來人與印度人亦分別佔有一成左右。因此，種族認同亦是人群區分的一種原則。

乙、國家社群（從 1965 年開始新加坡華人的我群觀念）

- 國家認同：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殖民帝國主義的結束，第三世界新興國家興起，新加坡亦在此一氛圍誕生。不過，新加坡作為一個「民族國家」，事實上是硬性建構的。透過「國家機器」的力量，強力打造一個新的國家認同。
- 新興社群認同：新加坡政府藉由組屋（國民住宅）的興建，建構一套嚴密、細緻而完整的社群網絡，

從「公民諮詢委員會」到「民眾聯絡所」到「居民委員會」。藉由空間結構的重整，打散既有的社群邊界，建構一個全新的社群網絡。

- 非典範社群認同：在一切以國家認同為主流典範的意識型態下，新加坡原先的各式「種族認同」、「方言群認同」、「祖籍認同」等，完全被打壓進入一個空前黑暗的寂靜時期。同時在國家擁有徵收土地的最高權力之下，新加坡所有非典範社群的物質空間（土地、房屋、會館、墳山……），一一遭受國家強力的徵收，使得既有人群凝聚的物質空間基礎，遭到無可挽回的消失局勢。

丙、族群（從 1979 年開始新加坡華人的我群觀念）

- 在地化的建構：當世界邁入八〇年代，一個在經濟與文化逐漸全球化的時代，新加坡作為一個中華文明、西方文明、回教文明交界的國家，其文化認同遭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尤其是新加坡國家獨立之後，新興世代在「英語教育」的養成過程，已朝向認同英語世界的文化趨勢。此一情形，造成新加坡國家認同的危機，為了保有新加坡的「國家民族認同」的意識型態，反對「個人主義」的族自由思想，新加坡政府從八〇年代開始，反過頭來積極建構「華人文化傳統」，企圖以華人的群文化象徵鞏固新加坡國家的在地文化認同。